

孫偉章著

怎樣幹

——中國革命問題批判——

孫倬章著

怎樣幹

中國革命問題批判

社會科學研究社出版

序

著者也算是一個愛寫文章發表意見的人，以前寫的文章，也或被讀者看見過的。但由我自己現在看來，我以前寫的文章，除一九二九——三〇年在民力報寫的外，大多數都是在造孽，沒有什麼意義；可惜我的精神，可惜讀者的寶貴時間，耗費於此等無意義的文章上面。

我以前寫的文章，出於直覺者多，合於科學者少，即合於科學，而常不堅守嚴格的系統，這是我以前思想上的一大錯誤。惟此書則完全謹慎地嚴格地，遵守正確的科學社會主義，——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寫成，十分小心地，根據如此正確的系統，不使稍有踰越，這一點誠意，是我敢於對讀者盟誓的。并且以前我作文經過的時間很短，寫此書的時間，將近三月，以前作文所參考的書很少，此書所用的參考書，不下數百種，——所參考的書，皆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品，且多係馬克思列寧本人的作品，——凡這一切，都是我對於此書，慎重將事的地方。

然而仍有兩種抱歉的事件；第一，此書的參考材料雖不少，然尚不能無遺恨，因我平日

讀的書，此次出川，只攜來一部分，到此地後，雖也添購了一些，但因金錢缺乏，或因一時無從購買，故自己缺乏的書尚不少，雖也託友人借了一些，然而終不算完備。第二，作此書時，雖也經過將近三月的時間，然終不算已具了充分的時間了。譬如關於土地問題一章，因神州國光社讀書月刊要登這一篇文，我把牠另寫一次，增加了不少的材料，比原稿幾乎要多一半，大意雖沒有變更，而內容則幾乎完全不同了。由這樣看來，倘再多費兩三月的時間，完全另寫一次，全書可達四十萬言，內容一定要豐富多了。本來認真著一書，不是容易的事，列寧的『做什麼』，經過一年的時間，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』，亦是經過一年以上的時間，『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』，在倫敦圖書館經過了兩三年的時間。馬克思的『資本論』，在倫敦圖書館中，經過二十餘年的時間，尚沒有完成，再經過恩格爾斯十餘年的整理，才將全書完成。可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著作，必須具備豐富科學的智識和正確理論的基礎，決不能倉卒苟且可以成書。由斯以談，拙著決不算已有充分的準備和研究，不應公佈於讀者之前，以致貽笑大方。不過應現時革命運動的需要，不得不有此急就篇，以供給前鋒隊作研究的參考材料罷了。

此書的寫成，雖止兩三月，而書中的意見和主張，則不是此兩三月的結果，乃是我十餘年的研究和經驗，積疊的結果。此種意見和主張，不是我的創造，不是我的發明，乃完全是正確的馬克思列甯主義，——布爾布維克主義的意見和主張，不過由著者十餘年的研究和經驗，證明其正確性罷了。

著者雖常喜作文，但著者的生性，不慊於文藝，不以作文自足，甯以實際行動爲愉快。著者每認定一種主張後，卽去實行，由經驗失敗後，而又轉變。——著者自出巴黎叢刊，宣稱社會主義者以來，雖不免有轉變，但始終立於無產階級的地位——余於十年前在巴黎出巴黎叢刊，組織社會民主黨，一九二三年回國，卽根據社會民主黨的路線奮鬥，在浙江和長江一帶，作民主革命的運動，至今必或有讀者可以回憶著者此種烏託邦的運動。余此時并帶有幾分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色采，我爲此一運動，已有一年的經驗，但我在長沙全國教育聯合會中，因我反對國家主義，不獲得多數代表同的情，自受此次失敗的教訓之後，卽斬金截鐵地，拋棄職業政治的運動。此後在四川的成渝兩地，常同國民黨合作，經過了兩三年，在經驗上又證明了失敗。一九二八年，游歷全國，檢閱全國的社會民主黨黨員，始知各地的黨員，

都是一些小官僚或大學教授，只富於個人主義，毫無革命情緒，已令我大失所望。一九二九年，我發起國民會議的運動，各黨員不敢擔負此運動的責任；於是余對於社會民主黨，遂完全失望。兼以在各地參觀監獄，見着獄中的共產黨員，有百折不撓，至死不變的精神，更令我佩服布爾塞維克的精神達於極點，遂認定中國的革命，只有布爾塞維克一條路可走。

但著者一方面雖佩服布爾塞維克行動上勇敢的精神，他方面，又感覺中國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策略太不正確，遂竭全力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，此書的意見和主張，即爲近數年竭力研究的結果。——一九二九年秋，回成都，遂利用民力日報和民立大學兩機關，作布爾塞維克的宣傳，此時著者表面上雖沒有脫離社會民主黨，而實質上，我個人的思想，及民力日報和民立大學兩個機關，幾完全立於布爾塞維克的正確的路線。著者的講演和報上發表的意見，常公開的宣傳布爾塞維克。——前兩年社會科學書籍的銷場，四川佔全國的半額，此種宣傳，不無影響。開始，四川的社會民主黨，均一致贊同我的主張。殊經過半年之後，惹起統治階級的注目，反動勢力的壓迫到來的時候，於是少數舊黨員，——多數新黨員和青年團，始終同我立於同一的路線——駭慌了，遂背叛革命而反對我。於是我寧拋棄由我手

創的將近十年歷史的社會民主黨，拋棄十年共患難的朋友，始終堅持我的主張，不作絲毫的讓步。寧將數年苦心經營，費數萬金錢的民力日報和民立大學，受統治階級的摧殘，任其犧牲，毫不顧惜，始終堅持我的主張，不作絲毫的讓步。寧受政府下逮捕我的命令，不容我在四川立足，始終堅持我的主張，不作絲毫的讓步。來到此地，又將有一年的歲月，此一年中，在生活 and 感情中，感受無限的痛苦和困難，甚至於常受無限無形的壓迫，甚至於不惜與最有感情的朋友決裂，始終堅持我的主張，不作絲毫的讓步。凡這一切，就是此書積疊的結果。

然則著者爲堅持此書中的意見和主張，所感受的痛苦和犧牲，已算不少了。所幸者，此種意見和主張，現已爲前鋒隊的多數戰士所認識而表同情，這算是我的痛苦和犧牲，已獲着相當的代價，著者對於此種代價，已可以自慰了，已算榮幸了，我將爲中國革命前途和全世界無產階級慶賀，並爲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——真正的布爾塞維克主義慶賀，這不是著者個人，有若何的光榮，這只算是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——正確的布爾塞維克主義，已獲着相當的勝利。

著者握筆寫此書時，心中目中，只知有正確的布爾塞維克主義，對於一切非布爾塞維克

的理論和行動，完全根據布爾塞維克的精神，作堅決的無情的批判。這是著者十分誠懇的一種態度。但中國革命問題，是最重大的問題，牽涉的範圍太寬；著者雖具有十分的誠意和慎重，但爲經驗和學識所限，難免有疎忽或錯誤的地方。著者謹以十分的誠意，希望讀者對於此書之非布爾塞維克之點，加以堅決的無情的批判，則不獨著者一人之幸，實中國革命前途之大幸。革命理論，應建築於科學的真理，不容稍有感情和意气的態度，存乎其間，著者持此態度寫此書，希望讀者亦持此態度讀此書，批判此書。

★

★

★

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，建基於唯物論——生產關係，生產工具成爲資本，被一部分人——資產階級獨佔，藉以剝剩餘價值，勞動的生產工具被剝奪，勞動者僅恃出賣勞動力以生活，除出賣勞動力外，別無一物，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徵。必到了這個時候，才有無產階級，才有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，故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理論，必建基於資本主義。無產階級的經典，就是馬克思的『資本論』，資本論的內容，即在於分析資本主義；故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理論家，離開資本主義而研究經濟，此不獨等於『拒絕研究經濟』，且等於抹殺無

產階級，拋棄無產階級，甚至於背叛無產階級。

無產階級的祖國——蘇俄，近年曾爲對於經濟研究的對象，究竟是什麼，起了最大的爭論；由多數富於學識和經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，研究的結果，一致地認定經濟學研究的對象，是『資本主義』。雖不拒絕非資本主義的研究，但爲研究資本主義，而始及於非資本主義的成分。（一）故布哈林說：『想不到史蒂班諾夫同志，會有這樣特殊的研究法，他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理论，一直研究到封建制度爲止，而後跳到帝國主義。——中國現在有主張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研究經濟學者，這不是史蒂班諾夫的特別研究法嗎？——著者——因爲研究資本主義，太費時間了，因之就把資本主義丟開了。我說這話，並不想像來證明什麼，只是一種例子而已。實際上，我們不能想像他那樣地來研究經濟學。……但我敢向你說，在我們的課程中，是少不了資本主義這一科的，丟開資本主義的科學，是很危險的，如果不忘記對於資本主義的研究，那你還可以站得住腳，否則你就不免喪失了有價值的鑰匙，終其身而不可得了』。（二）我們把布哈林這一段意思看一下，就證明我們研究經濟學，絕對不能丟開資本主義，丟開資本主義，就等於拋棄了有價值的鑰匙，終其身而不可得，這是革命理論上如

何的危險呢？由封建制度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研究經濟學者，應該詳細地將布氏這一段文玩味一下，最好每日去誦讀十數次。

(一) 參觀什麼是政治經濟學

(二) 見什麼是政治經濟學，一〇二頁

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理論，應建基於科學的基礎，有顛撲不破的真理存在，然後才可以得羣衆的信仰，受羣衆的擁護，使一般羣衆，知道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路線，是必然的，臺不能動搖的；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勝利，是必然的，毫不容懷疑的。必如此，然後才可以使舉國羣衆，萬衆一心，堅決的，毫不回顧的，向着我們所指導的路線前進。馬克思主義能夠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，堅決的信仰和擁護，並不因馬氏個人，有什麼煽惑人的魔力，實因馬氏的革命理論，有正確的科學基礎，有顛撲不破的真理存在。自馬克思主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以來，資產階級豢養的大學教授——代言人，不計其數的社會科學家或自然科學家，層出不窮地，竭畢生之力，向馬克思主義攻擊。然而枉費彼輩毫無代價的精力，彼輩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無廉恥的著作，雖汗牛充棟，而馬克思主義仍巍然特立於資產階級的社會，無

毫末的撼動，無毫末的傷痕，乃反使無產階級的信仰和擁護，愈堅決而不可動搖，反使馬克思主義，愈昌明而光大，至今且有很多的資產階級學者，亦不能不研究馬克思主義，彼輩雖因階級的利害而恨馬克思主義，而心中却亦常有佩服馬克思主義者。此則由於馬克思主義建基於正確的科學基礎，有顛撲不破的真理存在之故。

布爾塞維克的勇敢，無敵於世界，不單獨由於布爾塞維克有鐵的組織紀律，尤賴於布爾塞維克有鐵的革命理論。列寧主義戰勝孟塞維克，託洛斯基，和第二國際的改良派；實因列寧主義的正確性和科學性，勝過於孟塞維克，託洛斯基和第二國際的改良派。故我們中國的布爾塞維克，欲求戰勝一切敵人，必先求我們的理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，勝過一切的敵人。

近幾月，著者同此地革命團體中的幾位同志？對於中國經濟問題，作了六七次的討論。

著者每次對非布爾塞維克的理論，都堅決的，毫不容情的，加以批判和反對，堅決地，毫不動搖地，擁護布爾塞維克的陣營。在不知著者生性的人，必以為著者太過於固執；其實，要與著者久處的朋友，才知道著者的個性，著者生平的性格，關於個人的事件，很可以隨便，很可以讓步。惟關於革命的重大問題，必重在理智，不以感情有所移易，不輕易苟且讓步。

。因爲革命的重大問題，關係於社會的利害不小，稍有苟且，貽害於社會不輕。我們敬愛朋友，尤敬愛真理，敬愛真理，卽所以敬愛中國革命，亦卽所以敬愛中國布爾塞維克，

中國經濟問題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，本應另作專書研究這個問題，不過此書中爲篇幅所限，只在中國經濟分析和中國土地問題兩章，作了相當的較詳的研究。故此兩章，佔篇幅稍多，然而仍只一個簡略的研究，非充分的研究，他日有機會時，當另作專書，作充分的研究。

著者對於經濟理論，完全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——布爾塞維克的陣營，對於非資本主義的，非無產階級的經濟理論，卽封建經濟，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理論，這自然是非布爾塞維克的理論，當然要堅決地，不容情地，加以批判和反對。卽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，只注意普遍的抽象的資本主義，忽視具體的特殊的非資本主義的成分，這仍非布爾塞維克的理論，乃是中國取消派的和第二國際的理論，著者對於此種理論，仍堅決地，不容情地，加以批判和反對。這些意思，詳於『中國經濟分析』和『中國土地問題』兩章中，著者於此提出此種大意，讀者讀這兩章時，更容易知道這種意思。

革命理論，淵源於經濟理論，經濟理論，稍有錯誤，革命的理論和策略，亦隨而錯誤。著者在拙著第二第三兩章中，將各派經濟理論的錯誤，加以批評後，其他各章，即批評各派在戰略和策略上的錯誤，並為將來提出應取的戰略和策略。

★

★

★

中國以前工人政黨的理論，在經濟上犯了最大的錯誤，以為中國是封建社會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；因此，遂輕視中國的無產階級，謂中國無產階級不革命，中國農民比工人要革命些，遂把黨的路線重心，移於農村方面，工人政黨幾乎變成農民政黨了；因此，才陷於冒險主義和盲動主義。——俄國的民粹派，也曾經過這樣一個階段，這是工人政黨應該引為殷鑒的；工人政黨應該接受歷史上的經驗，俄國這種歷史上最寶貴的經驗，中國工人政黨，寧可漠視嗎？余希望中國的前鋒隊，對於包潑夫所著俄國黨史的緒論那幾十頁，注意去研究一下。

或謂中共中央，本已知道工人政黨，應集中全力於城市，無如前鋒隊，都不願在城市工作，都一致拋棄城市向農村的紅軍中走，黨部對於如此的情勢，實在沒有辦法。由此種情勢

看來，中共就不免成爲羣衆的尾巴了。工人政黨是革命的領導機關，應該認定正確的路線，領導羣衆向正確的路線去奮鬥，不能因前鋒隊願向農村紅軍中走，就聽他們這樣走。果如此，那末，中共顯然地成爲羣衆的尾巴，失掉領導的責任了。

前鋒隊之所以拋棄城市工作向農村紅軍中走者，這仍由於黨的策略錯誤，由於黨積極地領導農村暴動，使黨與統治階級立刻成爲勢不兩立的，立決勝負的仇敵，使統治階級以極端殘酷的手段，壓迫城市的前鋒隊，使城市的前鋒隊，毫無活動的餘地，自然只有挺而走險地向農村紅軍中去奮鬥。工人政黨以城市羣衆爲基本，必須前鋒隊積極地接近城市羣衆，領導城市羣衆，才有革命高潮到來的可能。今完全拋棄城市工作，完全與城市羣衆隔絕，這豈不與工人政黨的正確的革命路線背道而馳嗎？

不特此也，因中共的策略錯誤，——積極地領導農村暴動，使統治階級及一部分羣衆，視共產黨爲匪類，逐處以匪徒的形式來待遇。於是不獨使前鋒隊無論公開地祕密地均毫無活動的餘地，且欲求一相當的謀生的職業，亦不可能。於是前鋒隊爲生活所迫，也只有向農村紅軍中去，前鋒隊既皆拋棄城市工作，而向農村紅軍中走，中共過去之所以不斷地陷於冒險

主義和盲動主義的原因。即在於此。

中國工人政黨，欲徹底肅清冒險主義和盲動主義，必先在經濟理論上，徹底肅清一切非馬克思列寧主義，——布爾塞維克主義；此所以著者同多數同志，討論經濟問題時，必堅守布爾塞維克的理論的最大原因，此實不是我的故意固執，實由於關於革命的根本問題，無讓步之餘地的原故。

新思潮派，故意地丟開城市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生產關係，即故意地丟開資本主義，只抓着農村的封建經濟。此明明是一種故意牽強，故意穿鑿的理論，不是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。近日出版的理論與批判，仍故意地丟開資本主義，只抓着半封建半殖民地；此仍是新思潮一脈相傳的故技，仍是故意牽強，故意穿鑿的理論，仍不是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。工人政黨，為應付一時的環境，或在外交政策上，採一種牽強的穿鑿的策略或手段，這也是歷史上，常有的事件。但革命的基本理論，有相對的永久性，必建立於科學的基礎，具有顛撲不破的真理，必如所謂『見諸天地而不背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』那樣的科學性和真理性，然後才有正確的策略，才有革命勝利的可能和必然。我

們爲求中國革命勝利的可能和必然，對於此種牽強的穿鑿的理論，非布爾塞維克的理論，勢不能不堅決的毫不容情的加以批評和反對。

中共過去策略的錯誤，當然淵源於理論的錯誤。封建經濟的理論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理論，都是小資產階級的理論；過去的前鋒隊，富於小資產階級意識，缺乏無產階級意識，當然淵源於此種小資產階級的理論。我們欲求中國革命勝利的可能和必然，必先澈底肅清此種小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，和前鋒隊的小資產階級意識，使工人政黨，立於正確的無產階級的理論，——立於正確的資本主義的理論，以分析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，分析統治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相互關係，以建立正確的革命策略，使前鋒隊無產階級化，立於正確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。

或以中國取消派的理論，是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，我們因爲反對取消派，故我們的經濟理論不應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。這種話，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話。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，和俄國的孟塞維克的理論，也是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，布爾塞維克不因爲反對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和孟塞維克，而否認自己在資本主義的立場。殊不知布爾塞維克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

，不同於社會民主黨和孟塞維克的分析，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異於社會民主黨和孟塞維克的地方，亦即是布爾塞維克反對社會民主黨和孟塞維克的地方。我們欲反對取消派，只應反對取消派在資本主義上分析的錯誤，和我們在資本主義上的分析，不同於取消派的分析。若因取消派的理論，是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，而否認自己在資本主義的立場，這是荒謬絕倫的錯誤，而自陷於無可救藥的失敗；這是等於自己丟開工人政黨的立場，丟開無產階級的立場。我且試問，取消派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，我們能否說我們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呢？我要說一句不客氣的話，若因反對取消派，而否認自己的理論在資本主義上的立場，這只是小孩子開玩笑兒的話，沒有絲毫希爾塞維克的氣味了。

中國的前鋒隊，太富於小資產階級的意識，性情異常急躁，大都希望馬上實現革命，太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，不了解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，不了解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。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，不是發生於主觀的需要，乃發生於客觀的要求，——生產關係的要求，必生產關係，轉變到需要革命時，然後才能實現革命。自然也不能如修正派的宿命論那樣地解釋社會的進化，只聽命於經濟進化的必然。前鋒隊的宣傳和煽動，亦有催促社會的進化，提前實